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歸宿

鄧澄南
著

15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叢文年禧千協作華泰

歸 宿

鄧澄南 著

主 編 司馬攻

責任編輯 黎 毅 倪長遊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歸 宿

นิทพณ

作者 鄧澄南

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

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

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

開本 787 X 960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4 - 87819 - 6 - 8

定價：泰幣 30 銖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

司馬攻

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。八十多年來，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，泰華作者在不大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，自強不息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穫。作品在報刊發表後，心願已足，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。

七十年代後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，以及“世界華文文學”芻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，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，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。

十多年來，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，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。

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，為數也相當可觀。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，出版了不少書刊，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。到目前為止，泰華還沒

HW 4/19

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。

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，作者多，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，實難下定論。

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，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。因此，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，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的作者包括老、中、青。內容以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新詩、譯作爲主。

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，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以精簡爲編輯綱要，以輕巧爲叢書樣式。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，差錯、匱缺實屬難免。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，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，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。

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

顧問： 吳 修 胡惠南

主 編： 司馬攻

副主編： 夢 莉

編 委：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

白 翎 黎 毅 洪 林

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

陳 靜 林 牧 子 帆

陳小民 鄭若瑟

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書目

荔枝奴	司馬攻	黑本子與紅葉	陳小民
在水之濱	夢 莉	龍城河畔	若 萍
海憶	陳博文	小木船的傳說	藍 儀
20 世紀泰華掌故	胡惠南	畫龍壁	李少儒
這裡的夜靜悄悄	白 翎	淑德在儒修	修 朝
春遲	黎 毅	心花朵朵	莊 牧
狗精傳	倪長遊	我家有女初長成	范模士
橋	老 羊	山洪	沈逸文
故鄉水情悠悠長	洪 林	情系故土	劉助橋
奇石	馬 凡	一手沒公開資料	林文輝
一鑊老菜脯	曾 心	三朵花	毛 草
大山的足印	林 牧	紅木棉	夏 煌
畫霧	子 帆	歸宿	鄧澄南
雙根苦果	林光輝	偷香	詩 雨
岔道口	劉 揚	置彈	南 君
情結	鄭若瑟	問情爲何物	曉 雲

目 錄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……………司馬攻

短篇小說

歸宿…………… 1

巴塞河畔…………… 23

路與車子…………… 36

散 文

助人爲快樂之本…………… 55

令人鼓舞的喜訊…………… 59

差庵海濱二日遊…………… 63

家鄉山水總是情…………… 67

方石先生永在我懷念中……………72

魏亞屏先生有女萬事足……………79

患難見真情…………… 84

歸宿

午夜，繁華喧鬧的夜曼谷，遊人和穿梭在每條馬路車輛逐漸稀少，高樓大廈亮著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也逐漸關熄了；接著傾盆大雨夾著巨雷狂風傾瀉下來……。

驀地，市中心的一處街道。一個秀髮蓬亂的少女，神色惶惶的從一家仙境浴室的玻璃門直衝出來，頭不回顧的向下著雨的街道奔跑。她搖手截住一輛迎面駛來的的士，鑽進車裡，說明目的地，的士便加速馬力朝吞府三歷地方駛去。

她濕透全身雨水，跨上了一排枋屋排樓的樓梯，開了第四間房的房門，連電燈也不扭亮的縱身撲在床上抽泣！

淒切悲慟的哭泣聲傳到只一板之隔的房間。

靜雯在房裡坐在寫字桌，靜悄悄的獨個兒在批改學生作業。她聽到這哭聲，心裡頓生詫異——

隔房這獨居女子，是一個月前才搬進來，迄今還不曉得這女子的身世和名字。由於她一直來加以注意，感到這女子的生活有些奇怪。看樣子，她是個二十四，五歲的年華，長得頗有幾分麗質，秀而不艷；每天總要睡至將近中午，才整裝外出，一直到午夜才回來。要說她是妓女嗎？她的態度又是那麼溫柔，嫻靜。每逢星期日，偶爾和她在走欄碰面給她微微一笑，倍增一種親切感，縱然沒有談過話。但由靜雯的猜測，這女人可能是一名歡場中的舞女。

然而，今晚怎會一反常態呢？她為什麼要哭得這麼悲哀？好奇的心使她放下手裡的筆，開了房門，躡著腳步在隔房的門口探視，見房門半掩著。她索性跨了進去，按開電燈，忙上前去。

“小姐，妳爲了什麼事？才這樣哭……”

那女人感到突然，抬起哭臉看看來人，一時尷尬自覺不好意思的緩緩坐起來，她悲惻的支吾著：“老師，我……我真……真對不起……吵醒妳。”那少女已知她是教師。

“無問題，我還沒有睡呢！妳有什麼傷心事嗎？”靜雯像慈母般用和藹口吻，關心地問。

“老師，我……”她又嗚咽起來。

“唉呀！”靜雯伸手摸著她。驚叫地說：“全身

被雨淋得濕濕，快去換衣。夜也深了，有什麼困難，明天我們再談談好嗎？或許我能幫助妳解決。”

“妳能……”

靜雲從她的眼光，看出了疑點，便截住說：“我們是鄰居，又同樣是女人；只要你肯對我說出實情，哦！明天是星期日，我不用去學校教書呢！”

她沉思了片刻，才對靜雯頻頻點頭，晶瑩的眼光充滿無限的感激。

這一晚。她在睡床上，翻來覆去的不能入睡。她感到這女教師的待人態度太親切了！難道像她這樣墜落的女人還值得善良的人同情和親近麼？她陷於思緒萬端，撩起她底遭遇的回憶……

當她長得婷婷玉立，含苞待放的十七歲年華；家庭卻遭逢蛻變。充當打金匠的父親，因積勞成疾死去，母親因傷心過度而病倒，隔年也相繼逝世！家庭生活一貧如洗。

終於，她須負起教養二個弟弟的責任。當她的經濟面臨困境的時候，鄰居玉蓮便來慫恿她，引誘她。

“秀蘭，妳的生活這樣困苦，怎不想辦法解決。”

“唉！像我這個沒學問的女人，有什麼辦法呢！我到處找工作，始終找不到一件能解決生活的工作。”

“就到我做的酒樓當女招待吧！剛好這兩天在找人呢。”玉蓮又解釋說：“雖然當女招待會下賤些，可是這叫做爲了生活呀！妳看我就好，自從有了這份工作，要吃、要穿、手頭就自然優裕得多啦！”

不錯，玉蓮說得很有道理，這都是爲了生活，是沒有選擇的餘地。只好答應玉蓮的好意，隔晚便上工去了。

起初，她不習慣去逢迎座上客，緩緩地，在那燈紅酒綠的環境裡，向同事學會了笑臉迎了，慇懃招待，熱情橫溢的和座上客攀談，頓使那些奸商市儈，油頭粉臉的阿舍們迷了心。

她的青春，她的美麗，引起老板的第二兒子舍明的注意。他處處看重她，照顧她。每晚深夜，舍明要親自駛車送她回家。並裝著慈善家的面孔，另外贈送一筆錢給她作生活費。入世未深的秀蘭，在金錢和物質的引誘下，終於被愛情騙子騙上了。

一個大雨連綿的深夜裡，被舍明載往旅社，糊裡糊塗的失身給他了！

過了不多久，也是他玩厭了的時候。他漸漸的對她冷落，緩緩的疏遠。她傷心極啦！她憤恨的向他示問：“明！你是人不是人？你許下的諾言那裡去了。你……你豬狗不如……。”

“哼？這是妳願意的。什麼叫做諾言，我只說了就算。”舍明扳起黑森森的臉，顯得高傲。

“不那麼容易就算，我要控告你……。”

“嘻……要告我。”他冷冷地說：“笑話！你有什麼證據，要檢驗嗎？妳在我酒樓伴客，誰不知妳每夜都和那些癡哥兄鬼混，誰敢保證你不會失身給他們。”

“你……”秀蘭氣得說不出話。

“哈……”

他得意的放聲大笑，這笑聲像一把利劍直刺碎了她的心。她恨透了，她想哭，但沒有哭。她帶著創傷的心離開負心的人，轉到別家酒樓工作。

爲了要養大兩個弟弟，她忍受著心靈的痛苦，一直在酒樓混了數年。私生活漸漸的過得腐化，浪漫。整髮，畫眉，染指甲成爲她每天必上的課程。對兩個弟弟，只要供給金錢應用，他們的行爲也懶得去管了。就因爲這樣，造成後來給她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轉變。細弟因吸毒藥被警察拘禁在監獄裡，較爲自愛明理的二弟卻離家出走。縱偶而在路上碰到，反而被指責做姊姊的墮落，變成壞女人，使他常被友輩譏笑。過後，雖然有碰面，也不交談了！從此姊弟相逢成陌路。她無限傷心，失望！

她已沒有負擔，本想重新做人，好好的找個歸宿。但她已看透了那些每天所接觸到的花花阿舍們的心，沒有真誠的愛情，祇有玩弄；她看不到好的一面，便歸咎自己的命運，讓泥足深陷。

算是她曾讀過四年中文書，深受師長的教訓和父母的誨言，尤其是失身給舍明的經驗，使她不再輕易受騙。

就因為她太潔身自愛，酒樓的職位也不能保留了！她多次失業，生活潦倒一個時期，才被轉業的朋友介紹到這家仙境浴室伴浴。她的幼稚想法：只要自己能潔身自愛，就是伴浴工作何嘗不能做。第一天開始工作，那年青又似有點流氓派頭的經理對她作嚴肅的訓導：“做伴浴工作，只准許和浴客歡談，不准有性行為；因為這是有傷風化，也是警方所嚴令禁止的，如被發覺定要嚴辦和趕出的。”

這些警告，減少了秀蘭的內心恐懼。

啊！伴浴，那是一件太荒唐的工作，與妓女又有何異，須替浴客脫光了衣服；像替孩子洗澡一樣，上下摸擦。這實在太丟臉，太下賤啊！

她接了第一個浴客，就想辭職不幹。可是那些伴浴女郎都苦苦留住她，年青經理也花言巧語的騙住她。他說：“幹伴浴工作，目的是爲了賺錢，就是替

男人脫光了衣服和摸擦又有什麼？只要自己不要脫就好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剛才那個色情狂，卻要非禮呀！”秀蘭驚悸的說。

“動手一點也不算什麼吧！要是過份的非禮，你可以出來報告我。”

哼！看他說得非常美麗，什麼過份非禮就報告他。原來連他自己也是一頭不守本份的色狼呢！

就在當晚，接近午夜時分。當她接完最後一個浴客，那個正面君子的年青經理，笑嘻嘻的走進浴房，張開兩隻魔掌把她攬進懷裡：“嘻嘻嘻！妳可能還沒有情人吧！和我在這裡睡一晚。”

她一時惶惶的用力掙脫了他的魔掌，失色地說：“對不起，經理！我要回家。”

“何必要回家，聽說妳已沒有親人，就和我睡一晚有什麼問題。”

“你不要走近我，是你禁止這裡不能有胡亂行為；你忘了嗎？你不守信，你有無人性？”

“嘻……就是無人性也好，妳可以去問問這裡所有的伴浴女郎，她們那個沒有給我嘗過甜頭。嘻……來，就讓我睡一晚。”

他已露著猙獰的面孔，像餓狼般的撲過去。

“你……你這人面獸心，我絕不和別的女人一樣。”

盡管秀蘭口罵力拒，他已撲上去，把她壓在按摩床上。在此千鈞一髮之際，秀蘭急中生智的把他的手臂狠狠的亡命咬了下去。他才“唉唷”痛叫一聲，便翻身起來，一掌重重的朝她的粉臉打去。秀蘭不顧疼痛，乘隙一溜煙直衝出房門，逃出那魔鬼的浴室。

她悲痛！萬念俱灰，好像海洋上失去方向的孤舟，四顧渺茫……。隔房那位教師到來安慰她，使她從黑暗中得到一盞明燈似地。

不是嗎？當秀蘭初移居到這裡，就發現這位女教師和自己是兩種不同的人格，是生活在兩種不同的環境裡；每逢星期日，總見到她房裡來了一群裝扮樸素，態度誠實的青年男女和一群小學生；歡歡樂樂的在一起唱歌，講笑話。有時聽到她在教小學生讀書，向學生講解種種做人的道理。而這些道理，有些是她所熟悉的，因為她十多歲時在華校讀中文時，老師也曾給她講述過。有些她根本不會理解。

她是一位女教師啊！秀蘭內心多麼羨慕她。但每當想到自己的身份，卻沒有勇氣去接近她。惟有在每個星期日呆在房裡，一直到了晚上才出去。

現在，她獨個兒躺在床上自言自語道：“現在她

這樣來關心我，還要爲我解決困難！她會做得到嗎？她……她是可信的，我明天一定要對她敘述我的遭遇經過。

“妳的遭遇，實在太悲慘了！”

靜雯聽了秀蘭的含淚伸訴，對她的遭遇感到內心像一把火燄在燃燒，體內血液在沸騰：一時氣憤填胸，毫不思索的對秀蘭說：“我非常同情，尤其妳能潔身自愛，更值得欽佩。蘭姊！從此妳不要再去幹這種職業。”

“可是我……我會做什麼呢？”

秀蘭今天沒有畫眉和塗指甲，讓一頭長髮直垂在背後，更顯得清秀，祇是臉上蓋著一層愁雲。

“蘭，你什麼都會做。”靜雯看著她，可親地說：

“只要肯虛心學習，我有很多朋友在工廠工作，可以叫他介紹你進工廠，你可以先搬過來和我住在一起。”

“老師……妳太好了。”秀蘭充滿無限喜悅。

“不要叫我老師，我們以姊妹稱呼，就叫我雯姐好了。”

“雯姊，要是我能進工廠工作，晚間我還要叫你教我讀書呢，也該叫你爲老師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到了我教妳時，才叫我作老師好